

今天的緣分非常稀有，我記得我離開工作到埔里來親近懺雲老法師，六十多年前的事情，我記得那一年我三十一歲，今年八十七歲了。埔里這個地方，跟過去改變太大，沿途來我看到的高速公路，看到這個民間這些居房，想到六十年前這個地方是鄉下，很少人居住。茅蓬是非常簡陋的建築，是用竹籬笆編起來的牆壁兩面塗一點水泥，在那個時代。茅蓬裡面有懺雲法師、有菩妙法師，還有個達宗法師，三個出家人，還有個朱鏡宙老居士七十多歲。那個時候我三十一歲，所以茅蓬裡工作我就一個人承當，要照顧三個法師，照顧一個老人，生活非常艱苦。沒有路，這山上的小路，到埔里去，每個星期去一次去買菜，採買一次，一次要一整天。從茅蓬走路走到埔里要走兩個多小時，當中有個小溪還要脫鞋子過去，要挑大概三、四十斤東西，每個星期一個來回。我在茅蓬住了五個半月。

懺雲法師告訴我，他看到我看幾個月，他說你還是個講經的材料，我介紹你到台中，跟李老師去學經教。我也很喜歡，他給我寫了一個介紹信，另外朱鏡宙老居士陪我到埔里。朱老居士跟李老師是好朋友，好像他們是同年老朋友，也都是佛門的老居士。所以我這個緣分到台中親近老師，沒想到在台中就住了十年。懺雲法師當年在此地我來過幾次，台中修學的時候還來看過他幾次。以後離開，大概茅蓬現在沒有了、不在了。

在這一生當中流浪居無定所，所以有人給我照了一張照片，是我拿著錫杖的只有半身，那是表法的，表沒有落足之地，表這個意思，一生沒有落腳之處，到處流浪。我們細心去思惟觀察，我覺得這全是佛菩薩安排的。擺在我們面前有很嚴重的危機，那就是整個

世界的社會對於宗教不了解，認為宗教都是迷信，宗教在往後可以不需要了，這個麻煩很大。古人教導我們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，我們不要怪社會大眾，回過頭來要認真反省，我們做得不好。每個宗教都一樣，都沒有認真去學習經教，沒有把經教的理論、方法，這修行的功夫落實到生活、落實到工作、落實到處事待人接物，沒人做，所以讓大家對宗教產生這麼大的誤會。

我們在這麼多年當中在國際上，走過許許多多國家地區，看到這些狀況，也跟很多宗教往來，把宗教團結在一起。我這個念珠不是佛門弟子送給我的，是別的宗教送給我的。他說法師，這個念珠代表多元文化、多元宗教，所以各種不同的顏色串在一起，也串了一百零八顆。我們不這樣做不行，這只是做宣傳，讓大家認識宗教，宗教對社會有好處沒有壞處，只是我們現在這些宗教徒，沒有認真的深入經藏。每個宗教都有它的經典，沒有深入，對於自己宗教的教義、精神生活，以及對於社會的貢獻，都不知道，只留下一些關於祈禱這些形式。形式是重要，但是形式要有內容，每種這些儀規都有經論做依據，你要能講得出來，我為什麼要這樣做法，人家才會相信。所以我們這一代就擔任宣傳，跟各個宗教的溝通，這些年來我們團結世界宗教，也做出成績出來。今年五月我們在聯合國還有個大的活動，這個活動是斯里蘭卡這個國家向聯合國申請的，他們是會員國，紀念釋迦牟尼佛的衛塞節。我說也團結全世界不同的宗教，也許就是宗教團結大會，我們在這個地方特別強調宗教教育的重要。

前年，兩年前我訪問梵蒂岡，跟教皇見面，教廷派陶然主教，他是專門管團結不同宗教的，就是大主教，跟我們在一起做了兩次的會談，一次三個小時，所以兩次是六個小時。他們告訴我他有調查，所以在宗教裡頭組織最嚴密的，還是天主教。根據他們調查，

最近這十幾年來，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一年比一年少，所以他們很憂慮。如果這樣下去的話，二、三十年之後，大概全世界信仰宗教的人就非常稀少了，提出這個問題。當時我們也是個訪問團，是個多元宗教團體訪問梵蒂岡的，所以有各個宗教的代表。我提出來，我說每個宗教早年這些創教的人，他們憑藉什麼能夠讓許許多多人對他生起信心，跟他學習？這個宗教建立之後，一代一代的能夠傳到現代，那是什麼原因？為什麼現在這些信徒年年流失、減少？這些我們就想想，原因何在？

我們一回顧就曉得，最早的宗教全是社會教育，這些創教的人，用我們現在人的術語來說，個個都是最偉大的社會教育家。釋迦牟尼佛三十歲開悟，夜睹明星、大徹大悟三十歲，開悟之後就開始在鹿野苑度五比丘，佛教就從這開始了。以後我們在經典上看到，跟隨釋迦牟尼佛的常隨眾有一千二百五十五人，這個僧團加上佛陀一千二百五十六個人，這常隨眾。那從我們現在，看我們辦法會、辦活動，除出家人之外，在家人也不少。所以我有理由相信，當年佛陀在世，在家居士常常跟著佛學習的，有人來三、五天走了，有人一、二個月走了，也有人一、二年離開了，這個很平常。所以世尊當年在世這個僧團，至少經常維持有三千人以上，三千弟子天天講經教學。沒有在經典上聽到釋迦牟尼佛帶領大眾修行，打個佛七、打個禪七，沒有這種記載。我們就曉得，古人這個話是有道理的，「師父領進門，修行在個人」，所以全是教學。你明白、懂得了修行是你自己的事情，所以佛不管哪個人修行的事情，這是你自己事情。你真正有悟處，佛給你做印證，印證等於說畢業一樣的，佛給你做這個工作。所以統統是教育，世尊教了四十九年。

所有宗教創教人，世尊教學時間最長四十九年，他的教學也是按部就班，當然最重要的是常隨眾。常隨眾裡頭多半是出家的，在

家有少數跟隨釋迦牟尼佛四十九年不離開的。他們所學習的最初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華、涅槃，《華嚴》是特殊的，是世尊在定中所說，參與這個會議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。如果沒有明心見性證得法身，釋迦牟尼佛華嚴法會你沒有辦法進入。所以《華嚴》有很多人認為那不是佛說的，是佛說的，你深入經藏之後，你就了解，佛的境界真正不可思議。佛在《佛藏經》，《佛藏經》是一部小部經，不是《大藏經》，《佛藏經》裡面說得很清楚，說「佛子不先學小乘，後學大乘，非佛弟子」。佛是不允許躐等的，一定要按部就班的學，你看十二年的阿含就是小學，我們稱為小乘，小乘裡面的內容非常重視倫理教育、道德教育、因果教育，基本的佛法教育，在這個階段學習十二年。

大乘是建立在小乘的基礎上，沒有小乘，大乘就落空了，變成空中樓閣。所以隋唐時代小乘有兩個宗派，一個成實宗，一個俱舍宗，是以這兩部論做基礎的，都是先學小乘，後學大乘。到了唐朝中葉之後，我們一些祖師大德不學小乘了，所以小乘這兩個宗到宋朝時候就沒有了。現在沒人知道了，這非常重要。祖宗為什麼把這個廢掉？他不是廢掉，他是用儒跟道來代替。代替收到效果了，這一千三百年，唐朝中葉到現在一千三百年，各宗各派祖師大德出了不少，說明行，這辦法行，有效果。流傳到今天，今天麻煩大了，我們把中國傳統文化丟掉二百年了。滿清末年最後的一百年疏忽了，所以這個因果責任慈禧太后她要承擔。我們看到唐太宗的碟片，他講到慈禧太后，他說罪太重太重了，在地獄永遠不會出頭。滿清晚年講的人少了，愈來愈少，能夠講經的只有十幾個了，我們知道的。滿清亡了之後這到民國，民國講經的就更少，而且講經都在幾個大都市，偏遠地區的，不知道佛門有講經的，只聽到和尚念經，沒有聽說和尚講經的。現在確確實實講的人都沒有了。

講經的人才，怎麼培養？沒有辦法培養。原因在哪裡？原因是沒有根柢、沒有基礎。佛法的根是什麼？佛法的根跟中國傳統的根是同一個根，這個根就是孝道，中國古人非常重視孝道。佛法的根也在孝道上，你看淨業三福，是我們淨土宗所遵循的基本教義，第一句話就說「孝養父母，奉事師長」，就是孝親尊師。人生在世，對我們恩德最大的兩個人，生身是父母，慧命是老師。中國教育跟印度教育，它教學的目的，是要你開悟的，目的在此地。不是叫你記得很多經典，不是這樣，「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也」，要你開悟。所以這教育的智慧、理念、方法、經驗、效果，西方人不能理解，我們跟他們介紹的時候很費力氣。這個工作做了十幾年，還算是有一點成效，他能聽得下去了，能夠坐上兩個鐘點，聚精會神在聽，這就很難得，這是我們十幾年培養出來的。是不是真聽懂了很難講，就算是不錯了。所以你們底下一代擔子很重，如果你們不能承擔下去的話，佛法會滅掉，中國傳統文化也會滅亡。就真正可悲了！

繼承傳統聖學，繼承佛家的正法，唯一的一個條件就是真誠心，佛法講的菩提心，菩提心的體是真誠，菩提心的自受用是深心。深心，古大德常說「好德好善」，自受用；對人接物大慈大悲，要有這個心才行，才能夠聽得懂，才能夠契入。所以教育要達到這個目標。不是你記得多，與那個不相干，那變成什麼？變成現在所說的佛學。佛學是佛教的知識，知識不能解決問題，知識不能了生死，不能夠帶業往生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上說的，「三輩往生」、「往生正因」裡頭，都提到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。佛法的承傳是需要發菩提心的人，真正發菩提心能夠捨己為人，他才能承當。

賢首國師在《還源觀》上講的四德，他要具備，是菩薩的基本條件，也是個真正學佛弘法利生的人，必須具備的這四個條件。第

一個「隨緣妙用」，特別是在現代這個時代要隨緣，隨緣重視什麼？叫妙用。妙是什麼？不著相。不起心不動念、不分別不執著這叫妙用，這是諸佛如來、法身大士應化在世間，他們所示現的。細心觀察世尊當年在世，八相成道，這八十年他給我們表演的，那是隨緣妙用。學佛要學這些東西才行！示現跟眾生和光同塵，外表上看一樣，沒什麼兩樣，內裡頭完全不一樣。內裡什麼？他永遠保持清淨平等覺，他不迷、他不顛倒，不失清淨心，不失平等心。清淨心是阿羅漢、辟支佛所證得的，斷見思煩惱清淨心現前，小乘四果。菩薩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，平等心現前，確確實實在一切境緣當中，你不會生煩惱，你不會有嫉妒，這能夠看得出來的。你對於一切眾生跟對佛一樣看法，普遍都能生起恭敬供養，這是真正菩薩。如果還有自己名利夾雜在裡頭假的，不是真的，這個東西我們要把它斷得乾乾淨淨。

但是弘法利生，有的時候沒有錢也不行，那個事情就交給佛菩薩去管去，我們別管這個事情。有緣有錢我們就做，有緣沒有錢不做，老實念佛求生淨土，這才是學佛唯一的目標，往生極樂世界你一生決定成佛，這可不能忘記。恆順眾生、隨喜功德是我們附帶的事情，不是我們主修的事情，賓主要分得清清楚楚。我主要的，這一生是要求生極樂世界，去作佛去的，這個重要。幫助這個世界宗教能再興起來，幫助正法久住，是我們的責任，有緣要做，沒有緣不要勉強。把自己主要目的丟掉了，那是大錯特錯。真正學習得很好，自自然然給社會大眾做好榜樣，那就是「威儀有則」，我們要做一個好樣子給人看。樣子表得不好，人家對我們的這個宗教就沒有信心、就懷疑，我們造的就有罪業。所以樣子一定要表得好，要樣子做得好；換句話說，這戒律就非常重要。

果清法師到香港來訪問我，我知道早年我們八個同學，有一個

出家不知道是他，我聽說有一個出家。我問他八個同學都在嗎？都還在，就一個成就。成就的祕訣沒有別的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他在這好像做了三十多年功夫，這都佛菩薩安排。他有個道場，在這個地方能夠好好安心下來修；我沒有，我到處流浪，這是佛菩薩給我們安排的不一樣。台中大專佛學講座，那個緣起，我說給你們聽，沒有人知道。台灣大專學生開始學佛，第一個是晨曦學社是台灣大學，周宣德老居士他搞出來的。搞成功之後很歡喜，到台中來看李老師，他跟李老師是老朋友，年齡兩個也差不多，比李老師小幾歲的樣子。談這個事情，老師高興得不得了，大專學生學佛，這是有知識的，這不是迷信的。周老師離開，我們把他送到慈光圖書館送到門口。

他走了之後，我跟老師講，我說老師，這未必是樁好事。老師瞪著眼睛看著我，怎麼不是好事？我向老師說，先入為主，萬一他們那些老師教，把他教偏了、教邪了，以後什麼人能把他們糾正過來？我提出這個問題。老師聽了之後覺得有道理，他也很嚴肅冷靜了半天，告訴我，那這怎麼辦？我就跟他建議，我們有慈光圖書館，我們慈光圖書館可以辦大專講座利用星期天，星期天專門對台中地區的，他們都可以來聽課，來報名參加一天。寒暑假，我們辦的就是連續的，暑假的時間長可以辦三、四個星期，寒假的時間短可以辦二個星期的，對台中以外的同學我們提供吃住。我這個建議老師就接受了，大專學生學佛這是很大力量推動的，到以後很多寺廟都發心來做。這樁事情，老師這緣起就從這開始。

安排課程，請哪些人來講，老師都找我商量，我在圖書館小樓上，我們開了很多次的會議。這個對我以後在國外弘法就造成一個機會，外國誰知道我？都是這些同學，我那個時候認識同學，大概有三千多人，這些人畢業之後到外國留學，他們拿到學位在外國成

家立業，跟我認識就找我去講經，所以我國際上的緣就這麼來的。要沒有這麼多人認識我的話，誰請你講經？這個緣是這麼來的。影響一直影響到現在，我們能夠在聯合國開國際會議，都是這個緣引發的，所以不可思議。這都是佛菩薩安排，希望大家好好認真努力，我們把外面路子開通，許多國家領導人我們有機會見面聊天，傳遞這個信息好事情。

將來怎麼樣重新再建立？特別是斯里蘭卡，斯里蘭卡是個小乘國家，它們的小乘落實了，這是我們意想不到的。我們其他國家學佛，學都是口頭上的，沒有做到；它們全國人民做到了，還有這麼一個國家。總統跟我也很熟，將來大乘在那邊建立，建立一個大乘的佛教大學，總統說到我們國家來做；辦個全世界宗教大學，每個宗教一個學系，總統也說到斯里蘭卡來辦。所以有人支持，有這個緣分，希望你們這一代要認真努力。佛法能不能光大？宗教能不能繼續在這個地球上承傳？全靠你們年輕人。這個你們的和尚功德無量，要從戒律開始，無論出家、在家，沒有戒律就沒有佛法。好，今天時間到了，我就供養到此地，謝謝大家，謝謝和尚。